

■明前茶

清晨，到海滩上等候日出的我，恰好目睹了摘椰人的行动。所有上树摘椰子的都是精瘦伶俐的少年，黝黑的脸，宽阔高耸的额头，一口白牙。他们腰上系着长长的保护绳，赤脚躬背，用麻绳在树干上绕一个圈，绳圈一头挽出一个脚圈，套入脚掌以增加摩擦力。迅速地，少年开始行动了，只见他搂紧树干，脚趾扣紧树干的那一刹那，腿部发力蹬动，像青蛙一样向上蹿动一截。不到5分钟，少年已经攀上那高高的椰子树顶，开始徒手摘椰子。

离地太远了，看不清他行动的细节，只听守在地上的中年人在声调悠扬地指挥：“稳住绳圈哎，伢子；挂好滑轮哎，伢子；拿紧网兜哎，伢子；青椰子让你它再长几天哎，伢子……”摘椰子的少年不听他的，以更大的嗓门唱歌，来盖住父辈的唠叨。不过很快，一兜成熟发褐的椰子就顺着滑轮上的绳索轻巧地出溜下来了。中年汉子一边收椰子，一边朝我笑：“在咱这里，爬树摘椰子的能手，升不升

■何健平

梅子熟时栀子香

“过去事已过去了，未来不必预思量。只今便道即今句，梅子熟时栀子香。”这是元代石屋清珙禅师的一首著名的禅诗《山居》。诗句明白如话，诗意简单明了，但又直指人心。生活中，我们总是纠结于“过去”与“未来”，瞻前而顾后，费尽思量，劳神粹形，却偏偏疏忽、忘却了眼前实实在在的“只今”。

南宋朱敦儒有一首《西江月》词云：“日日酒杯深满，朝朝小圃花开。自歌自舞自开怀，且喜无拘无碍。青史几番春梦，黄泉多少奇才。不须计较与安排，领取而今现在。”“不须计较与安排，领取而今现在”和“只今便道即今句”，词句虽然不同，但意思却颇为相近。

诚然，生命由无数的刹那组成，生命中最重要时刻，不是过去，也不是未来，而是现在。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“不须计较与安排”，未来的还没有到来，也“不必预思量”，最为紧要的，是“领取而今现在”，不悲过去，不忧将来，活在此刻，把握当下，努力把眼前该做的事情做好，别再留下更多的遗憾。

记得印度诗人泰戈尔在《飞鸟集》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“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，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了。”人不能生活和沉溺在对过去的记忆里。与其再为那些已经失去的过往而感伤，还不如重新背上行囊继续去寻觅“生活和远方”。

生活的喜乐，是安于当下的泰然。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在烦恼中跌跌撞撞的经过。要领悟生命，就要有勇气去面对那些因缘际会、纷繁复杂的种种坎坷，用淡然的心态去打量，用超脱的智慧去跨越，冷静、客观地面对那些曾经如影随形、不期而遇的烦恼。

■王国华

鸟窝

两根树杈中间，有一个鸟窝。仿佛两根手指夹着一个枣，总也夹不稳。高高的天空下，树木显得那么单薄。鸟窝摇摇欲坠，我把手机镜头拉近，详看，约一半已经耷拉下来，背景的湛蓝，衬托得鸟窝沧桑感十足。

那些鸟儿呢？它们为什么要离开辛苦苦营建起来的家。

最大的可能是被吃掉了。即使躲藏得严密，依然是在光天化日下。天敌环伺周边，虎视眈眈。苍鹰、毒蛇、秃鹫，只要被它们盯上，几乎在劫难逃。谁说是避风港？这么诗意的比喻，只能停留在诗中，保护不了它们。天敌随时侵入门踏户，将其满门抄斩。幸福的一家，转眼便被鸟亡。丛林法则，弱肉强食，一刻不停地发生在人类身边。人类非但不伸手相助，有时还跟风参与和对鸟类的围追堵截中。鸟儿的家就算有门，也挡不住强力。门只是用来防君子的东西。世界上所有动物，哪有什么君子。真正的君子，还是应该在人类中产生。人类虽然残忍，终究有一部分自省的。动物全无一省。它们的侵略性赤裸裸血淋淋。不要因为人类的残忍就变相拔高动物。动物终究还是动物。

还有天灾。大自然有自己的规律，台风每年都会刮几次，携带着强大的破坏力席卷大地，所到之处，一片浩劫。动物的巢穴全被摧毁。大榕树的树根，可以悄悄把石板路拱起来。若有一根根钻进蚂蚁窝，不啻天崩地裂。蚂蚁弱不禁风，嗅觉却远比人类敏感。地震前夕，人类还若无其事，它们已经携家带口地跑了。有多远跑多远，走了不再回来。窝还在等等啊，每个晚上都手搭凉棚，白等一场。

小鸟长大也是一个原因。鸟儿修建一个窝，也许只是将其当作抚养孩子的场所。雌鸟于此产卵、孵化、喂养，雄鸟负责出外觅食、抵御外侮。小鸟长大后，展翅飞向天空，自立门户，从此天空多了

高中无所谓，不到20岁，爹娘就用卖椰子攒的钱，替他盖好了娶媳妇的楼。游客越多，椰子的需求越大，这几年，咱们都没多少富余的椰子卖给做椰丝点心的厂家了。”

椰子树下，一早起来漫步吹海风的游客们举头仰望，啧啧赞叹，高高的、风姿秀逸的椰子树，伶俐矫健的少年，用滑轮垂吊椰子的聪明方法，都激起了人们的挑战欲。不时有人以“多买你几个椰子”为由，要求试一下套着脚圈爬树。当然，一搂紧树干他们就会发现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，胳膊无力，身腰发沉，爬上两三米高就已挣扎得满脸彤红，只有知难而退，乖乖喝椰子水去了。

中年汉子满脸得意，大声吆喝：“还有没有人挑战爬树？爬到顶的，奖5颗椰子，能砍下一颗带下来的，奖8颗椰子。”

阿斌就是在这吆喝声中出现的，一身运动潮牌的他，转眼就脱下鞋袜，扣上脚圈，腰系保护绳，还专门问中年汉子索

要滑轮。中年汉子替他把滑轮拴在后腰，笑道：“何必多事，小哥，你真以为自己上得了树顶？”阿斌神色凝重：“这不好说，要试过身手才好夸口。”

说时迟那时快，阿斌已经上树，片刻之间，他的身手已经让中年汉子的神色起了波澜：“这孩子本事不小，你瞧他，勾动的脚趾天生长得比别人长，他的小腿肌肉发力跳动时，突起得像瓜棱筋儿一样，而且这活儿吧，讲究的是手臂、身腰、腿脚的配合。他这样的爬树高手，肯定是我们当地考学出去的少年。”

转眼间，阿斌离树梢只有两米远了，他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。围观者呼喊加油，他似乎不为所动，紧抱树干，向东眺望。那里有什么比8颗椰子更具诱惑力的风景呢，是出港的桅杆与风帆，还是千千万万养殖海蚌的网箱？是游客追逐风浪的滑板，还是祖祖辈辈生存于此的人正在修补的拖网和桐油木船？椰子树有近30米高，它细细长长、滑滑溜溜，像一支伸展到海天空阔处的钓竿，也许寻常



■陈少林

五月之晨

被生活和工作不断规范的我，总是“按部就班”地打发着光阴，一些原本是极熟悉极普通的事物，由于司空见惯或视而不见，其本义往往被我忽略。这很危险。危险在于我正从生活的本真状态中偏离出来，置身于波浪的随逐中而不自觉；尽管我仍在某个位置上照常工作和一日三餐，但缺少发现，没有激动，丧失了引发和催生自励精神的情绪。

其实也简单，当我选择一个久违了的五月之晨时，我就重新发现了一片曾经拥有过的生机，并将它们领取。我喜欢原生态，而光的从无到有，从淡到强复归于无，就是最本质的最易触的原生态。早晨的光，是以加法来增加亮度、以乘法来达到质量；当然，过了中午，我就看到了减法和除法的功效。这是一个常数，也是一切有机物的共同命运和背景，我无法逃离，甚至无法为自己做到“位移”，也无须努力。我的意义是要抓住“此在”和“当下”，把“宿命”变成“使命”。

就具象来讲，早晨是一株刚刚从泥

■李凤仙

在江上

老港口还是以前的房子，原来的候船室的门墙上爬满紫藤，苍白的紫色的花，巨大的幕布一样，将门楼遮得严严实实，侧墙上贴着的细条白瓷砖，被岁月的风吹落了，吹旧了。屋后的爬墙虎爬到侧墙一角。我有点好奇，绕到屋后，看看那些细藤到底将墙壁铺成什么样子。

这一绕，就看到许多船靠在岸边。我突然就想坐船。该上哪条船呢？我不确定要去哪里，只是想感受船到江心的辽阔。岸边都是枞阳口音的人，好懂也熟悉，因为我祖父母亲就是这口音。

问了一位眉目颇善的老先生：“我想看宽阔的江面，坐哪条船好？”老先生笑：“去长沙的船最好，这船要走长江主干道。”“长沙？去湖南？”我指着船上“长沙—贵池”的字，懵了。老先生笑了：“是枞阳的长沙乡，不是湖南长沙。哈哈……”我也笑，旁边的几个人都笑了。

一踏上小轮渡，我就觉得自己立在滚滚波涛上了。虽是支江，但是对久居山里的人来说，江面真是波澜壮阔。风

人只是用它钓鱼生活，而有的少年却曾经用它来钓无尽感慨——海的尽头是怎样的生活，帆的尽头是怎样的风景？这难道不是我们渺小而又壮阔的一生所要竭力去体验的么。今日摘椰子所得，换了近处的一套房，明日让初成少年的儿子摘椰子，这样一眼望得到头的轮回的生活，难道是渔村少年逃不过的命运么？也许，此时的眺望重叠着昔日的感触，让树梢上的阿斌再度陷入沉思默想之中。

阿斌终于上到树顶，砍下几颗椰子用滑轮稳稳地送下来。他一步步顿挫后退，回到地面，谢绝了中年汉子要奖励他的8颗椰子。他淡淡地说：“下次，若你的孩子上到树顶，随意打望的时候，别那么着急忙慌地敲打树干，让他快点套网兜砍椰子，你就允许他打望两三分种，他这辈子，要不要只靠椰子来养家糊口，要不要让他的后代也只会采椰子这一门手艺，他或许就想明白了。”

■周维强

明月清风酒一船

黄侃，字季刚，专治声韵训诂之学，承续太炎先生学问，近世学术史常以“章黄”连用，也说明黄侃学问在章黄学术脉络里所起的影响。

黄侃年轻时在东京也翻译过英国诗人拜伦《赞大海》《哀希腊》《去国行》等数篇作品。时当清末。这几篇译作，《赞大海》用了四言古体，其余均以五言古诗体翻译。知名汉学家周策纵先生1973年5月28日致潘重规信里说黄侃译笔“典雅绝伦”。潘重规系黄侃及门弟子，又是黄侃女婿。

周策纵先生自己也曾以白话翻译过拜伦的《哀希腊》。他在这封信里说自己“三十年来抄集各种《哀希腊》译文，共得十一二种，差称完备，久欲印成小册。”周策纵写这封信的十多年前，也曾将这个集子给周法高先生看，周法高先生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成就很高(法高先生1915年出生，策纵先生1916年出生)。周法高以为这样一个《哀希腊》各译本汇集而成的书，“其事太小”，言下之意，这样小的题目，出版意义不大。不过周策纵自己还是觉得做这事有趣味，他给此书暂定名《拜伦〈哀希腊〉诗中译集论》。但直到周策纵先生2007年5月7日在美国加州寓所里去世，这个集子也还是没能出版。严志雄编订的《周策纵教授著述目录》记载：“《拜伦〈哀希腊〉诗汉译汇集》。1956-59年编，兼新译与注(未刊稿)。”这份“著述目录”刊布于2007年秋季出版的《中国文哲研究通讯》第17卷第3期，这一期是周策纵教授纪念专辑。

看周策纵先生的著述目录，未刊稿也是挺多的，以策纵先生编著的中文专书为例，列进著述目录的30种之中，未刊稿就有10种。这儿有几种情况，有的可能是未定稿，有的是书稿被毁失，有的是家族“世次录”，有的虽已定稿，但还没有出版公司或报章杂志给予接纳，比如这册《哀希腊》汉译诗歌的汇集本就属于定稿而未能出版的。周策纵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的汉学家，在中国现代史、中国古典语言文学等领域建树颇多，博士学位著作《五四运动史》已成经典作品，生前系威斯康

星大学东亚语文系终身教授。以周策纵先生这样的高才大名，未刊稿这样多，也可知周先生在做研究和撰述时，可能首先是本着自己以为为有趣味有意义而作，而不是事先就抱着必出版的目标。这是做学术的一个态度的显示，是以功利为第一，还是以学问为第一。周策纵先生显然是以学问为第一。这不是说不看重出版或发表，而是说在主观上首要的是以著述为乐事。

或曰策纵先生衣食无忧，故可为学问而学问，不以发表与否为第一目标。这恐怕也不能成为理由。抗战前后任教辅仁大学的周祖谟，1945年10月23日在北平致柴德赓的信里说自己“穷困无以自存”，“物价一日三涨”，为维持全家生计，“当卖俱尽”“只剩了几件旧衣裳同一篮子破袜子和几本没人要的书破书……其所遭之困窘已可想见”，可即使这样，周祖谟还是不倦于著述，在同一封信里，他报告柴德赓“小弟而今只知道自勉，所幸治学的范围就稍稍广”，说自己要写成的书有《说文校笺》《方言校笺》《释名笺疏》《等韵学》《中国文字学史》《比较训诂学》，“而最有意思的是《洛阳伽蓝记校注》”。周祖谟先生其时生活窘迫，仍然以学术为志业。这或也说明以物质生活宽裕与否为托词，也不一定能够成立。

孔子云：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”做人文学术，有时候恐怕还是要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，是不是真的有兴趣。真的喜欢，真的有兴趣，恐怕就会孜孜不倦乐此不疲，而不至于“小人穷斯滥矣”。“明月清风酒一船”，这是周策纵1945年暮春在威斯康星大学写七绝《题曹雪芹笔山小影》一诗里引的明人句子。这当然不是借来说曹雪芹的生活实况。曹雪芹西山黄叶村著书“石头记”，常落到“举家食粥酒常赊”的困顿境遇，可这也是不妨碍他有这样的著述诗怀。做人文学术的，有时也不妨要能持这样的境界，“有境界则自成高格”，不独填词赋诗为然。

五月之晨

后就地露出来的。启明星还为此愣了愣，陷在“搞不清”中，但时间不允许它迟疑，便就地消遁了，在它呆的位置上，出现了一大块白白的幼嫩的云。

通向塘沿的是一条两边长满了灌木的小道，间或杂着一两棵小杨树，总共有五六只麻雀在跳跃，鸣叫不止，一会儿落在这棵树上或另一棵树上，一会儿在灌木丛中隐而复现。突然，一群麻鸭从小路上出现了，速度由慢渐快，后来干脆是跑着奔向方塘。后面的那名少年俨然是一位将军，站在塘沿仍在向他的“士兵”比比划划。一长溜排在塘沿正用棒槌此起彼伏捶洗衣服的少妇、少女不乐意了，但也只不过是一会儿，便照常洗衣和相互说话了，这说话声犹如鸟鸣般热闹好听。

早晨在推进，在增加它的成色；婴儿在成长，在扩大他的影响。太阳出来了，这个圆圆的通红的物体以怪模样的形态出现，因为它还没让人弄清是怎么回事，便在轻轻地拱脱一块企图阻挡它的云后，不管不顾地出来了。在刚才启

明星位置上呆着的那片云，被盖得通红，并旋即老化。

这柔和的、轻盈的、矜持的、向上又向下的晨曦就此洒落下来，同绿草相碰，同绿草上的晶莹的露珠相碰，同塘中的绿水相碰，这些白绿交融的参差而整洁的形态，强调了液体的伟大和不可超脱性，使我躲在镜片后的眼睛无法将它回避，使我的弥漫了物质的污垢和精神的尘埃后的心由衷地吃惊。

我是在最初之时，即所谓的破晓时分，睡眠惶怍、头脑昏眩地加入室外世界的。早晨的凉意很怡人，但我开始时却抵挡不住睡眠的一再召唤，这惯性和惰性使我想转回去继续躺下睡觉。幸好太阳的最初之光即挽住了我的胳膊，使我拒绝了应该拒绝的，进入了应该进入的。光的力量显然大于睡眠。

这一段久违的由五月所代表的初夏晨光，让我感到惭愧，也让我若有所获，同时若有所失。对一次平常事物的加入，其意味有可能深于对某件大事的参与。

我看着江水，奔腾依旧的江水。

船底像有个巨大的犁头，将涌来的波涛犁开。犁开的波涛像被犁翻覆过的泥土，白亮亮的，又在船头合成绿色的波涛。船过了一片洲，江面更开阔，茫茫苍苍，烟波浩渺。我看江这头，波涛紧挨着，一下子隐进天际不见了，再看那头，波涛也是接力赛地流走了。阳光从空中泻下，任由江水将它的光芒吸进去，连水面上都有光芒闪烁、跳跃。

好多大船来来往往，不紧不慢地走着，安全，不似马路上车子那般急吼吼的。船头前的水呢，都是白白的花朵，有花朵一路陪伴，有什么可急的呢！一朵浪，被后浪追撵着走了，就不回来了，另一波浪又追来了，就这样，日日夜夜，奔腾不息，那些不回头的浪是去了银河还是东海呢？江心的风好大，浪也粗壮了许多。风吹在身上，有些凛冽。我在江上，看到了新来的水，也看到了离去的水，它们都很华美。

有人说快靠岸了，他们在收拾箩筐、扁担，他们就快到家了，那位躺着没动的95岁的奶奶也快到家了。

协作：

浙江凯旋门澳门豆捞控股集团

杭州滨江区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

杭州鑫伟低碳技术研发有限公司

杭州中港绿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